

■抗战人物

“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”

——贺绿汀与《游击队歌》

□乔忠延

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藏

枪干一场”！

这样的请求得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支持，他们转身东行，来到了黄河南岸的潼关。时值初冬，风紧天寒，沙尘漫卷水浪，从北面逃来的难民冻得瑟瑟发抖。在黄河滩等船的贺绿汀和同仁们迎着寒风，顶着逆流，破浪向前。

贺绿汀在没有渡过黄河前，用生命的最强音呐喊，创作歌曲，是为了唤起民众众志成城赶走日本侵略者。跨过黄河后，面对更严峻的抗战形势，他的激情中加进了冷静的反思。原来那个单一的“打”字变成了“如何打”：如何打才能打得日寇心惊肉跳，尽快滚出中国去？

至此，贺绿汀进入了创作《游击队歌》的孕育状态。临汾刘村的那间小屋，只是分娩的产床。

从风陵渡车站上火车，汽笛轰鸣，列车喷射着浓浓的黑烟冲锋向前，但驶进临汾后不得不停了下来。太原失守了，北面的霍山韩信岭成为防守的前沿，所有指挥机构都退踞临汾。临汾，这曾经的后方供给线，其安危直接系于全局。

临汾古称平阳，上古时期曾是帝尧都城。哪一个读书人没有有《尚书·尧典》上读过帝尧的功绩？然而，此时走下火车的同仁们都无心追古，只是心情沉重地走进了距离临汾城西四十里路的刘村。刘村是个大村子，救亡一队住进了刘村南边，贺绿汀安身在秦家大院。

但刘村的表情与他们悲苦的表情正好相反，形势危急却不萎靡，到处昂扬着朝气蓬勃的气息。原来，中共中央北方局、八路军驻晋办事处、八路军学兵队和正在组建的炮兵团都云集这里。黑云压城城难推，大兵压境，这里却没有丝毫惶恐，一切有条不紊，上下忙而不乱。刘村军民对大局了如指掌，对胜利充满信心。

抗战打响，落后的武器使我国军队处于敌强我弱的劣势，但是，中国军队打出了骨气。我们是正义之军，只要众志成城，持久抗战，就能收复失地，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。持久战，让军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；游击战，让军民得到了以弱胜强的法宝。希望如同阳光，阳光照耀下的刘村，冬天里也充满了少见的

温暖。

这一天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来到了救亡一队的驻地。史中兴在《贺绿汀传》中写道：“主任彭雪枫，一身灰布军装，扎着绑腿，军人的敏捷、干练，并未掩去他身上那股知识分子气质。他懂得这批文化人的价值，对这批文化人的到来表现出了特别的热情。”热情的彭雪枫向他们介绍了抗战局势，送来了一批相关资料。“持久战”和“游击战”这两个关键词，像两粒闪光的种子播种在贺绿汀的心里；同时闪光的，还有两个经典战例——平型关大战和夜袭阳明堡战斗。

平型关大战的胜利喜讯，救亡一队早有耳闻，贺绿汀也不例外。不过在彭雪枫主任的讲述中，他才明白获胜的过程和意义。平型关大战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，史称“平型关大捷”。等到日寇增援大队到来，我军已携带缴获的枪支弹药胜利转移。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来如闪电，去如疾风，这就是游击战的神威！夜袭阳明堡日寇机场，同样也发挥了游击战的神威。游击战的胜利法宝点燃了贺绿汀，持久战的胜利希望鼓舞着贺绿汀。

四

不记得是哪一天了，可这日却在催生着《游击队歌》。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成立于临汾刘村镇北卧口村，具体地点是在火星庙。贺绿汀走进庙里时，炮兵团正在酝酿当中，还未成立，他是来看八路军缴获的抗战物品的。庙宇开阔，有40余亩地，庭院摆满了各种枪支，还有平型关大战缴获的敌军大炮。往昔日寇杀害我同胞的武器，今日为我所用，将成为打击敌人的利器。贺绿汀看着大炮，早已热血沸腾。

“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”——这样的歌词肯定是日有所思、夜有所梦的产物。写作的激情催发着他，让他夜不能寐。正是在那一夜，刘白羽见证了迟迟不睡的贺绿汀创作出了《游击队歌》。

瓜熟蒂落，由贺绿汀作词作曲的《游击队歌》就这样呱呱落地。

八路军学兵队是八路军总部根据形势需要，新成立的培训抗日人才的机构。1937年11月一开办，消息即不胫而走，全国各地的六七百名有志青年纷纷奔赴而至。一时间，八路军学兵队被视为“速成抗大”，临汾则被誉为“小延安”。八路军学兵队设有政治课、军事课，还有音乐课，时任学兵队的音乐教官、后来曾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专门教授音乐。大队部驻扎在秦家大院，与贺绿汀同在一个院里。贺绿汀见周巍峙很方便，周巍峙传播歌曲也有便利条件。

贺绿汀递上了写着歌曲《游击队歌》的纸片，周巍峙刚接过去，已兴奋地哼唱开来——

我们都是神枪手，
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；
我们都是飞行军，
哪怕那山高水又深。
在密密的树林里，
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；
在高高的山冈上，
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。
没有吃，没有穿，
自有那敌人送上前。
没有枪，没有炮，
敌人给我们造。
我们生长在这里，
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，
无论谁要强占去，
我们就和他拼到底！
且不说轻快的节奏、跳跃的旋律，一听就激动人心；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旋律中飞扬的歌词，既鼓动战士们勇敢杀敌“拼到底”，还启迪热血儿女要敢打会拼，去高山冈，去密林中，神出鬼没打鬼子。只要不畏艰难，不怕困苦，就会无往而不胜！
瞬间，贺绿汀的激动，变成了周巍峙的激动。
周巍峙带着贺绿汀走进课堂，一起教唱这首新歌。转眼间，两位音乐家的激动，又变成了八路军学兵队的激动。学员们满怀激情，放声歌唱，唱响了打好游击战、以苦为乐的雄心壮志。

五

《游击队歌》的第一次公演，是在1938年初。当时，八路军总司令部在临汾附近乡下开高干会议，《游击队歌》以救亡一队献给全体八路军将士的名义，在会议的晚会上演出。晚会上，朱德、任弼时、刘伯承、徐向前、贺龙等将领坐在前排观众席上。

当天演出的节目名录有一大串，许多节目都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演出，自然熟能生巧，赢得许多掌声。节目中准备最不充分、伴奏最为寒酸的，当数《游击队歌》。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，为他们伴奏的并不是乐器，而是口哨。吹口哨的，正是后来参与创建北京人艺，并任人艺副院长兼总导演的欧阳山尊。

报幕员退下，演唱队登场，贺绿汀双臂挥动，示意开始，欧阳山尊的口哨随之响起。演员们和着贺绿汀的节拍放开喉咙，立即进入佳境。现场除了歌声再无杂音，一双双眼睛紧盯台上，专注聆听着。唱到第二段，有人关注到，台下不少人瞪大了眼睛——

……
四万万同胞齐武装，
不分党，不分派，
大家都来抵抗。
我们越打越坚强，
日本强盗正在走向灭亡。
待到最后胜利日，
世界的和平见曙光！
贺绿汀挥舞的双臂猛然收拢，台上顿时鸦雀无声，一时间，台下也鸦雀无声。难道演砸了？贺绿汀和演员们正纳闷着，如雷掌声突然猛烈响起，经久不息。
演出结束，朱德总司令接见演员，赞扬这首歌：“写得好！”

成功了！《游击队歌》大获成功！
之后数日，救亡一队的同仁们个个忙成了陀螺：你去这个团，他去那个团；上午这个营，下午那个连……每天教唱《游击队歌》，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。贺绿汀亲临教唱的是打过平型关大战的658团，将士们马要开赴前线，团长杨得志急切地邀请贺绿汀他们到部队去，教他们唱这首歌。

我们都是神枪手，
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；
我们都是飞行军，
哪怕那山高水又深。
从此，歌声飞扬，随着将士们的足迹飞扬在战斗的前沿，也飞扬在之后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。

在村里小学读书时，有一节课让我难以忘怀，那是在学习课文《游击队歌》时。

我们都是神枪手，
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；
我们都是飞行军，
哪怕那山高水又深。

课文读起来朗朗上口，教这篇课文的是从师范学校来实习的一位女老师。她读着读着，把两条小辫子一甩，亮开歌喉唱开了。她先唱一遍，再领着我们学唱，以至于六十余载过去，那欢悦的场景还在我眼前熠熠生辉。

不过，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，这首令我们欢悦无比的《游击队歌》就诞生在我们山西临汾县的刘村。临汾县如今更名为临汾市尧都区，刘村与我们在教室里欢歌的城居村也就是一箭之地。

一

我学唱《游击队歌》是在1959年，而贺绿汀先生在油灯下写出这首歌曲是在1937年。

1937年，贺绿汀34岁。这位从湖南乡下一路坎坷走到大上海的农家子弟，在音乐界已经小有名气。1934年，他在艰苦环境中创作的《牧童短笛》获得了中国风格钢琴曲一等奖，这首具有成熟民族风格的钢琴曲让无数人记住了“贺绿汀”这个名字。一等奖的奖金成全了他的一个心愿，他和妻子姜瑞芝抬回了一架钢琴。之后，他心中的音韵化作了民众陶醉的旋律，宽阔的街道上，狭小的里弄中，到处都飞扬着电影《马路天使》里《四季歌》和《天涯歌女》等歌曲。

但他的琴声里并不都是温馨的音韵，激愤的音符总会不时跳出。因为此时，日本军队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，正企图进一步吞并中国大地。他的琴声发出了愤怒的呼喊，一首为在日本工厂务工儿童谱写的歌曲《谁说我们年纪小》广为传唱：

小姊妹，小兄弟，大家手手向前跑。
跑跑跑，跑跑跑，用力跑来用力跑。一跑到战场上，齐将敌人扫！跑跑跑，跑跑跑，谁说我们年纪小？

儿童在歌唱，民众在歌唱，贺绿汀的脉搏随着深陷危机的祖国跳动着，用旋律，用歌声，让自己的激情化作亿万民众的激情，点燃民众的抗战怒火。

贺绿汀矢志投身抗战洪流，加入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队，决心用一腔热血报效祖国，他被编入第一队，即救亡一队，成为抗日战争宣传团队的一员。

二

神来之笔！
作家刘白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，193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他和贺绿汀住在一个屋里，睡在一个炕上。贺绿汀迟迟不睡，披着一件黄呢子大衣，伏在

炕桌上的小油灯下写写画画，还低声吟唱。刘白羽刚刚迷糊，低沉的哼唱声便惊醒了他，一夜似睡非睡，不时睁开眼睛，每次都看见贺绿汀伏案勾画，时而挥舞着胳膊，像是指挥表演。次日一早起来，即听见了贺绿汀兴奋地歌唱着。《游击队歌》就这样诞生了。

一个夜晚，一盏油灯，贺绿汀便创作出了活力四射、久唱不衰的歌曲，当然是神来之笔！但目光追索贺绿汀的足迹，看见他随同救亡一队冒险前行时，我终于明白，神来之笔并非偶然得之，而经过了长期的积累。

贺绿汀一行从上海出发时，身后炮声隆隆，火车行进中相伴的是敌机的轰鸣声。在南京住下后夜难成眠，可恶的敌机仍在乱扔炸弹，惨烈的爆炸就在不远处，房子摇动，灰尘飞落。第二天转乘客轮去武汉，嘈杂的抱怨声、叫骂声，汇集为痛斥侵华日军的诅咒声。这悲苦的声音让这个愤怒的团体更加愤怒，他们在客轮上排戏、演戏，誓将一切的悲苦和愤怒化作心灵的怒吼。

这日，塞克将一张纸片递给贺绿汀，他一看便激情喷发。这哪里是一张纸片，分明是投向敌人的一枚炸弹！此刻，客轮发出的突突声响，犹如向敌人阵地冲刺的进军号。他坐不住了，走向甲板，迎着风浪，发出了沉淤在丹田的呐喊。呐喊与塞克的歌词交融为一体，这就是歌曲《全面抗战》：

我们的血愿流在一起，快武装起来，四万万同胞，用我们的血肉和新的武器，抵抗到底。

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，争取最后的胜利！

一路前行，一路激愤。背井离乡的难民，拖儿带女，满面忧戚，不知何处是安身的净土。每一趟西去的列车驰过，车厢上都趴满了无家可归的人们。悲苦呀，悲苦！可恨的侵华日军，把国人逼赶进了灾难的深渊。这家国苦，这民族恨，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从上海走出来的救亡一队。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歌唱，歌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全面抗战》；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演出，演出《八百壮士》《上海血迹》。每支歌曲，每次演出，都会激发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誓死不当亡国奴”的愤怒吼声。

血与火的残酷现实，在锤炼和锻造着贺绿汀及同仁们的心灵。此刻，距离他书写《游击队歌》的时刻更近了。

三

到达西安，救亡一队倾情演出，恨不能将一腔热血化为抗日的燎原烈火。演出场场爆满，烈焰冲天燃烧，可是大家总觉得气势不足。是不是应该到前线去，与鬼子真枪实弹地拼杀搏斗？每日高唱歌曲《上战场》，鼓舞别人去杀敌，自己躲在后方算什么？也应该“拿起刀

■我的西藏故事

这所私立学校当起了夜校老师。再后来的几年，我还当过厨师、平面设计师和一家公司的文化策划等——这些都和自己的想法不太接近。

2010年的一个早晨，我收到了一个消息：有一群作家要到一家餐厅里聚餐，我也被邀请参与其中。因为那时候我在那所语言学校里举办了叫作“朗桑星期六座谈”的文学系列讲座，很多老一辈的作家都看好我的这个想法。那天，我认识了次仁罗布老师，按照老师的提议，开始学写汉语诗歌。这一年，我还认识了杨巴老师和那如老师。认识颇有文学成就的他们三位，对我来说是一种天大的幸运。从此，我成了一个双语作家。2017年开始，我决定做一个自由撰稿人，想试一下能不能用文字吃饭。

今天，外面的天空装满了雨水，雪山积蓄着雪。在这样一个不断认识自我与世界的过程中，我意识到了我是个体，也属于全人类。这就是我在拉萨，在八廓街，在蔡公堂社区（我现在居住

的地方）等各个角落——在拉萨十八年的日子里认识到的我个人的位置。

以前，我渴望比别人优秀，但现在我不想与任何人相比，只想尽可能做好我自己——在自己的大脑里云游世界，从自己的本质和能力中找到自己，找到更不一样的、多样化的自己。生活环绕着我，文学也一样，包围着我的一切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创作了各种题材的诗歌，比如厨房题材、人物题材。关于这两种题材，我已经出版了两本书。一本是《厨房私语》（藏文版），也有一些关于厨房的诗歌收录在《掉在碗里的月亮说》中；一本是《活在家里的名字》。但这两种题材并没有成为我的标签或者写作套路，对此我很自豪。

拉萨很特别，能让人变得不那么自私，或者说，不让我变成一个利己主义者。拉萨最特别的地方是让一个人活得明白，人终究一死，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加有意思的事儿。因为活着，更加理

解自己和与自己有关的一切希望。在《诗刊》第38届“青春诗会诗丛”之一的《月亮搬到身上来》中，我在创作谈《八廓街的六种思维》里写道：“我写诗时，我从八廓街开始思考。一片地、一片天、一片湖、一条路、一颗心。一面墙上的壁画，都在这里走动的，如同地球的脚步，不停地走。推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八廓街上走动。人造的时间、星星、窗户里的灯光，朝拜的人在八廓街上走动。旅游指南针，导游的嘴巴，各种心情，很多肤色和向往人间的心灵在八廓街上走动。人坐在地上，心在走动。眼睛在脸上，目光在走动。白天在天空，黑暗在走动。屠夫的刀口上有慈悲，诵经人的佛珠上有把刀。切开肉的皮肤，流出劳动者梦。”

藏语中，“八廓”是“中间转道”的意思，八廓街又名“八角街”，位于拉萨市旧城区，藏族人称“圣路”，这里较完整地保存了古城的传统面貌、居住方式，以及人群的喧嚣和安静。目前八廓街

是拉萨著名的转经道和商业中心，多边形街道环周长1000余米，有街巷35个，下辖4个居委会，199个居民大院。这里有六层世界，六个空间，六种思维。这里来过世界各地的人，拥有世界各地的宽容和善良。

在八廓街，你会看到老奶奶手中的茶杯，在“噶”着热乎乎的蒸汽。小孩在哭，嘴里啃着空气。缺氧的人，缺氧的石头，缺氧的土豆，缺氧的，在天空中走动。总而言之，这里什么都不缺。磕长头的人，心里没有痛苦的人，都在这里走动。在有色中看到无色的空间，一体的眼，有一杯六色的茶。

八廓街，有壁画，有大海的声音，有神话的语言，有唐卡、铜像、雕像，有艺术馆、纪念馆、电影院，有酒吧、藏餐厅、西餐厅、素食餐厅、冷饭店、咖啡馆、甜茶馆，有一夜30元的旅馆、星级酒店，有烟草商店、金银珠宝店。这里有仿造者，有梦中人，朝圣的路通往人间、地狱与天堂，一步之遥、一眼之间、一梦距离。这里很大，宇宙仿佛在图中，变成只有一滴水那么大。手掌心里有大海、草原、雪山，有天空和大地，拍一次手，声音中也有灶中的火，火上有锅，锅中有食物。生活是说不完的话语。诗人的追求和探索，一刻也不能放松。

这是拉萨给我的，这也是我认识的拉萨和我。愿善良的人们吉祥安康，扎西德勒！

